

臥龍生著

龍鳳 恩仇

下冊



Z01171948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九章 | 拳来剑往痛惩淫贼····· | (255) |
| 第十章 | 月下老人爱说笑····· | (325) |
| 第十一章 | 奔雷剑初试新声····· | (362) |
| 第十二章 | 履险寻幽冒死救母····· | (372) |
| 第十三章 | 母子重逢恍如隔世····· | (433) |
| 第十四章 | 大江东去恩怨了····· | (487) |

第九章 拳来剑往，痛惩淫贼

这时的雷轻云芳心脉动，即闪身让他行前，再又紧随于后。

她心里暗想道：“他赴天姥山救母，我岂能不暗中相助？”

是她不敢对自己说，她对萧俊情牵梦萦，而自我找出暗中跟随他的理由，忖思道：

“我与萧家虽然是世仇，但与他娘何干，她那可怜的身世，那赤炼人魔的冷酷残忍，当真令人发指。”

雷轻云紧随着他，见他落店，巧啦！那南雍随他娘桑龙姑，与弟妹等离开了寒潭，心里暗道：

“我走了，岂能与轻云告别，哎呀，她要到天姥，我岂能不与她先约，告诉她居处，她那时好去寻找。”

当下即追了来，那雷轻云一见南雍，心中一动，却想道：

“那晚在莽苍山中，赤炼人魔原可在奔雷剑下伏诛，却因萧俊的轻身功夫还不及赤炼人魔，才被赤炼人魔逃出手去，这两公子的轻功神妙之极，若是能传与萧俊，那赤炼人魔还能逃得出手去吗？”

雷轻云处处替萧俊着想，念念不忘，步步紧跟，实是情深爱挚，她一向南雍说出请求，那南雍如何不明白，更是心

如有所失，但他能拒她的请求吗？

雷轻云又见萧俊衣衫破旧不堪，见南雍衣华人翩翩，心中不由自主地不服起来，心道：“我哥不过年幼失母，身世危苦，若然他衣履鲜明，不见得不及你潇洒！”

心念及此，即刻连夜替他亲手作了一件衣衫，并买了鞋袜，一早即要南雍送去，然后两人才去东北山中相候。

这便是以上的经过，本来南雍要将这紫府迷踪武学传与雷轻云，是雷轻云心中想道：

“我虽求你传俊哥哥上乘轻身功夫，但这好处在他，我并未得你的恩惠，我要是接受了传授，那可不同。”

原来雷轻云何尝不明白南雍对她有情，因此，她更要他保持一个距离。

且说南雍将那三爻六变，九转十二象的步伐传罢，萧俊皆已紧记在心，此刻那还有轻视之心对这少年也油然而敬，却因生敬，也更加失神落魄：

“他人物皆是潇洒，风度更见翩翩，却又身怀神奇武学我样样不及，轻云妹妹有了他，心中还会有我吗？”

萧俊失魂落魄，一时痴然呆立！

南雍道：“萧俊兄若已记住了，今后只要勤加演练，一月之后，必有成就，小弟有事急于东行，请从此别。”说罢转身就走。

萧俊呆呆地望着他，竟是不言不语，待得发现自己失了礼，那南雍已去得无影无踪了。

他忽然一声长叹，心道：“他那是什么有事东行，他必是找轻云妹妹去了，他们……他们两人，正是一对神仙眷属啊！”

他呆呆地立在当地，好久……好久……

他却不知，就在他身后一株大树之上，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，正在望着他，那眼中不但饱含了情意，而且哀怨之极。而在数里之外，那南雍与雷轻云约定相见之处，一个少年亦是呆呆而立，他找遍了方圆一里地的山林，找遍了每一个隐密之处，却不见伊人的倩影。

半晌，何止半晌，他才绝望地，幽幽怨怨地，一声长啸，这才往东而去。

这南雍实是个多情种子，偏是雷轻云天仙化人，故而一见钟情，魂牵梦萦，只听他幽幽一声长叹道：“一别海角天涯，难道你连话别也不愿说吗？”

原来这时南雍已有些明白，由她歌出的心声，从她悬托传萧俊武林绝学，他心中如何还不明白，伊人芳心已早有所属，若非她思也悠悠，恨也悠悠……

南雍才心念及此，忽然惶恐自责，道：“南雍啊南雍，难道你是希望从她的痛苦中，去获得高兴吗？”

要知桑龙姑虽然邪恶，但他这长男，和那幼女，却是一双可人儿，人品心性，皆令人爱敬。

他幽幽一叹，找不着雷轻云，但他乃是抽空而来，和雷轻云一别的，他必须即刻追赶他娘和四个弟妹，他只得走了留下满怀情，满腔怨。

雷轻云去了何处呢？那萧俊亦在寻找，找遍了山林，觅尽了幽谷，现在他站在高山之巅，遥望那悠悠的苍穹，亦是幽幽一叹。

就在他的脚下，那山下林中，一个姑娘在遥遥相望，望着他那临风的潇洒英姿，愁到眉峰碧聚，正是相见不如不

见，那愁在眉梢，相思却到了细腰。

这姑娘正是雷轻云，她瘦了，因愁人更瘦，为瘦愈添愁，多少恨，多少怨，又多少情爱，造化弄人，教她怎地不愁瘦。

风在树梢，如泣如诉，溪流在谷底，如咽如噎，那悠悠的白云之下，萧俊绝望地作了一声长啸，这才下山，也不再回彭水，山中无古道，只认定方向，向北奔去，这日晚间，即已到了酆都。

不过才三个时辰，他已奔了二百多里，原来他就奔驰之便，演练南雍所授的上乘轻功，果然这武林绝学，非同凡响。

第二天一早，萧俊便去江边雇船，那小船不敢驶长江三峡，大船又昂，萧俊正踌躇间，忽见一只大船上，有个老人向他招手。

那老人年在六十开外，须发皆白，但甚是矍铄，含着旱烟竿子，面露慈祥。

萧俊走近，那老人道：“哥儿，我听你要雇船，单身一人，确甚不便，若不嫌我这舟小，不如搭老夫这便船南下。”

萧俊一看，那是一只中型江船，与其他船只并无异处，心道：“船上并未见有他人，可能这老人家独行寂寞，要找同伴儿。”

忙拱手说道：“老人家若不嫌打扰，在下多谢了。”

那老人微微含笑，道：“哥儿，我一看你，便知少在江湖上行走，孤身行路，原应搭便舟才是。”

萧俊说道：“是，多谢老人家指教。”

不知怎地，萧俊一见这老人，顿生儒慕之念，只觉这老人非常和蔼可亲，其实是萧俊见到这老人，突然想起了爷

答。

只觉这记人亲切和蔼的微笑，与爷爷甚是相似，不由心中叹道：“不知爷爷现今去了何处？”

想到他现今孤单单一人，心里甚是难过，一时不瞬眼望着那老人，发起呆来。

忽听舱中一人说道：“师傅，你在同谁说话啊？”

那声音好脆，而且又娇又甜，只见舱门开处，红影一闪，走出个红衣女子来。

那女子年约二十岁以上，白白嫩嫩，有点像熟透了樱桃，眉儿眼儿，恰似秋水春山，像是个少妇。

那老人道：“秋娘，这位哥儿徬徨岸头，我想给他一个方便。”

那女子早打量了萧俊，嫣然笑道：“师傅，正是，与人方便，即是与自己方便，请他上来吧！”

萧俊道：“老人家，这……这……方便吗？”

皆因他见那船虽大，但只有一个大舱，人家舟中有眷，他又是个少年，老人笑道：“可见哥儿诚厚，不碍事的，上来吧！”

萧俊不敢多看那女子一眼，当下向那老人谢了，这才上船，同时心中一动，这女子称老人是师傅，可见是武林中人，而且若非江湖女子，她也不会这般了无闺阁之气。

待萧俊上得船上，更令他奇怪，若大一只船，却不见一个梢公。

老人让他进舱，萧俊微感踌躇，皆因那女子已进舱去了，便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给我方便，小子已感激不尽，就在船头便了。”

老人拂须笑道：“我这双老眼不花，哥儿你也是武林中人，怎么倒如此客气，来来来！烈日长途，怎好在船头坐地。”他已当先入舱去了。

萧俊所习上乘武功，他自换了雷轻云所送的华衣儒服，他人又文秀，本来不易看出他有一身武功的，心道：

“这老人家看来必是位高人，我倒不太拘礼了。”便随后跟进，才见里面有前后舱，那女子想来已进入后舱了，前舱并不见人。

他这一进舱中，才觉出这船的异处来，只见明亮窗几，无物不华，不但华，而且高雅，这那是普舟楫可能比拟？

老人让萧俊坐下，望望天色，道：“这就快开船了，哥儿，你随便坐，不可拘礼。”

萧俊道：“是，老人家，你请便！”

这时对面而坐，相隔得近，才发现这老人虽是慈祥，但双眉之中，似有隐忧，萧俊心道：“莫非船上梢公，去备办食物去了。”

果然不到半盏茶工夫，只见岸边奔来两人，都是精壮汉子，却非梢公打扮。

两人跳上船来，说道：“禀岛主，我们已打听明白……”

那人像是突然发现了萧俊在舟上，故而不往下说。

萧俊大奇，这两个汉子皆不是本地人口音，两人称这老人为岛主，更是奇怪？

那老人一摆手，道：“那女人与中原武林并无来往，说下去！”

那个汉子这才说道：“我们已打听出，他们那只船在此停了足足五天，今日天不亮即已开行，像是回山去了。”

那老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猜想也是这船，好，我们快开船，追！”

一个追字出口，一个汉子已纵身一掠，窜上了船尾，一个在船头抽起跳板，两人不但身手俐落，而且显然武功不弱，驾舟驶船，更见纯熟。

只见船头那汉子并不用篙跳上岸，只一推，船已滑离岸边两丈，他却纵身跃回船头，船尾那汉子一转舵，眨眼间，船已入了江流。

萧俊看得目不暇接，实则他心有思，忖道：“老人的这两个驾舟汉子，武功不弱。可见老人了得，他们这是跟踪什么人？”

那船行好快，只是一刻工夫，只见酆都城廓已落后老远，船门一响，那红衣女子已走了出来，萧俊忙站起身来。

一者他已知这老人是武林前辈，又是搭人便舟，只见那女子嫣然一笑，老人却道：“哥儿不用多礼，这是小徒秋娘也随老夫练了几年功夫，和你一比，却差得还远了。”

那秋娘听师傅说她与萧俊相比，差得太远了，显然不服也不悦了。

萧俊忙道：“小子只会武功，怎能及得这位姊姊，老人家过奖了。”

那老人突然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哥儿，难得你年纪轻轻，已练到了一哲油的境界，难道老夫连这也看不出吗？”

原来内功深厚，上乘境界的人，皮肤里像有一层油脂渗出，皮色自是白晰润滑，不然萧俊自幼练武，怎倒外面反而看来文秀呢？也就是这个缘故。

那老人一说，秋娘面现惊容，即不瞬眼向萧俊面上瞧。

萧俊被看得十分尴尬，忙谦逊道：“这位姊姊名师高足，小子万万不足的，今后还望老人家 and 这位姊姊多指教。”

萧俊年未幼冠，实比这女子年轻，几声姊姊，叫得好甜，叫得不服不悦之色，早化为乌有，说道：“师傅，我替你取茶来，你们谈啦，瞧你，连人家姓名也不问。”

那老人哈哈大笑，这才问姓问名，又问他的师承。

萧俊暗叫了声惭愧，皆因他虽入师门，但却未正式拜师，连师门门派亦不知道，洞中的老人，雷若冰的奶奶，亦不知道姓名，听口气，将来要向剑魔拜师，难道也称自己的师傅是剑魔吗？

心中一转，便道：“小子萧俊，幼随爷爷静湖老人练了几年功夫，实无高深造诣。”

那老人听了一震，但随即面露疑惑之色，念了两声：

静湖老人，静湖老人……”

萧俊心中突起不快，心道：“我爷爷名满江湖，他倒像没听说过。”

那红衣女子也奇道：“师傅，静湖老人是谁？”

只听那老人道：“十六年前，倒像听人说起过，那时你还年幼，自然不知了。”

这老人好大的口气，萧俊心中好生不快，心道：“我爷爷之名，武林中提起他来，谁不敬仰，十多年前，可说如雷贯耳，你不过孤陋寡闻罢了。”

只见那红衣女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当年师傅既曾听人说过的，想来也是中原有数人物了，自然武功也是好的，难怪他已达到了这等境界。”

说着，那女子还盯着萧俊一笑，好像对萧俊有嘉许之

意。白 匪 哥 和 大 友 ， 意 若 未 曾 前 决 ， 和 解 的 时 刻 刻 意

若在先前，萧俊那还忍受得了，但自见了桑龙姑和她的五个儿女之后，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而且人家是好意让自己搭乘便船，更不愿生出是非，当下谦逊了几句，问起，也只说会点普通的内外轻功。

那老人显然有满怀隐忧，便在问他话时，亦不时察看两岸，或向前面江中凝神注视，故而也不曾深问。

渐渐的，萧俊看出甚多异处，他自幼生长泝江之滨，看惯了驶船，现今却见船头船尾两个大汉。

其中一人持篙，一人掌舵，表面上看来，虽与一般无多大异处，但船行倍速。

未末申初，已过了白帝城，船入巫峡，江流更是湍急，当真有一日千里之势。

这大半日间，除了初上船那一个时辰，这老人与红衣少女，曾问及他出身师承之处，即不再言语，而且两人倒有多半在后舱，饮食亦是另外给他一份。

萧俊正合心意，心道：“这老人慈祥和蔼，显然暗有忧虑，若是武功能解之事，我定要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看看天色已晚，忽见船头那汉子进入舱来，道：“岛主，三峡行舟，可比不得大海之上，今夜看来是不能连夜开行了。”

那老人闻言，向着前面一指，问道：“前面是何所在？”萧俊顺着他手指处一看，只见前面绝壁千刃，其陡如削，江涛汹涌，有似万马奔腾，间杂着声声猿啼，高峰掩月，江上更暗，愈加显得凄情。

只听那汉子道：“禀岛主，前面已是兵书宝剑峡了。”

萧俊听他的称呼，先前皆未注意，这次听得明白，心道：“说汉子他为岛主，莫非他们来自海上？”

那老人已道：“好吧，在兵书宝剑峡下停泊，明晨再行罢了。”

忽见那红衣女子走出舱来，说道：“师傅，我们要不连夜追赶，岂不……”

那老人一摆手，随向面前那汉子一指，道：“连他们也不敢夜行，还怕他们去远了吗，若我料得不差，只怕他们也在这左近呢。”

说话间，船已驶到了峭壁之下，那汉子早跳回船头，抓篙起来，只一点，船即泊岸，那身手之矫健俐落，端地罕见。

萧俊正看得出神，忽见那老人步出舱去，霍地两臂一振身已腾空。

刹那间，已飞上陡崖，灰白色的身形由大而小。

萧俊只道有响，但见那红衣女子缓步出到船头，安详地抬头而望，朦胧中似有个浮雕。

这红衣女子都不及他生平所见的几个女子之美，但却觉得她别有一番风韵，是他不知，那是一种成熟之美，雷轻云、雷若冰、南玲、南芝，皆与她美得有所不同。

萧俊见她安详地望着老人飞身去处，心中恍然，就知老人是去高处眺望，他口中所说的对方人物。

萧俊心中渐渐有些惊诧，这老人两师徒必有过人武功，那么他那对头，必也了得。

他也抬头而望，果然不多一会，只见那老人冉冉飞落，那灰色的影子由小而大，瞬已降落船头。

红衣女子道：“师傅，没发现他们吗？”

那老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日已落，月未升，峡中太黑，看不出多远。”

萧俊自得南雍传他上乘的轻身功夫，自不会再对这老人的飞腾之术感到惊讶，但不由暗暗感叹，自己不过才入江湖，即遇到这么多高人，而天下之大，正不知尚有多少奇人异士。

忽见那红衣女子幽幽一叹，低头进舱去了，老人看着她的背影，似也作无声一叹。

萧俊更瞧料两分，显然这两人并非追赶仇家，亦无强敌不然他们不会让自己上船。

但她这般幽恨绵绵，却是为何？心道：“我在船上，人家谈话多有不便，久仰巫峡风景，我何不登崖上一观月色。

他想罢，便道：“老人家，小子暂且别过，也想去崖头走走。”

老人却兀自望着他徒儿的背影，并不答言，这时那两个汉子皆在船尾，老人又是背身而立，当下两臂一振，即飞掠上岸。

要知萧俊原与雷若冰有前途相候之约，怕她今晚便就寻来，舟泊崖下暗处，实不易发觉。

而且自在彭水之中，虽然只是闻声，并未见到雷轻云，却已知她虽不愿见面，但始终暗随身后。

萧俊见红衣女子入舱即未再出，老人又在凝眸而视，便将上乘轻功展开来，不到半盏茶工夫，已到了崖顶。

忽然眼前一亮，只见东山之下，一轮冰盘显于东方天际，清蟾清辉，撒出个清凉的世界，万峰之间，更见推云拥

絮，那无数的挺拔秀峰，尽成了云海孤岛，萧俊才瞥得一眼，登时便被这景色呆住了。

那红衣女子、老人，两人幽幽叹息了一声，像有感染一般，萧俊竟也会忽地一声长叹。

是他心中想道：“这景色之美，当真何异月下瑶台，若然不是造化弄人，轻云妹妹在我身边，我们并肩携手，踏月掠云，那有多好啊？”

那知他突然想起雷轻云，登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南雍，那翩翩秀逸的风姿，顿在他心中浮现，不禁痛苦的思想道：

“他们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轻云妹妹与我家既是世仇，她心中虽未忘我，今生我们是再不能相见的了，这踏月掠云之想，岂非是作梦吗？”

“她未忘我，她未忘我。”他在心中又连连说了几遍，那么，雷轻云必和他一般，说不定此刻也在对月伤怀。

他心中思潮起伏，忽听一缕箫声，如怨如诉地从对峰传来。

那箫声柔细，初入耳，萧俊还道是天籁之声，但辨清实是箫声，忽然心中一动，莫非……这是那南雍在吹箫弄月。

那箫声幽幽，哀哀怨怨，萧俊虽不解音韵，亦听出吹箫这人，是在对月一吐愁怀。

萧俊呆呆的立在崖头，心道：“这人必是南雍，昨日他们两人的言语，我虽片断听来，但显然他是爱极了轻云妹妹而轻云妹妹却又不能忘我。

“那么，现在我与轻云妹妹之外，又加上他也痛苦不堪了，我……我……这是罪有应得的。

“而他们两人，本是一双旧好，却为了一个我，永远永

远，不能和轻云妹妹结合的我，却令他们两人都痛苦不堪，尤其是她，孑然一身，浪迹江湖，飘零孤苦……”

萧俊登时在心中作了个痛苦的决定，不由自主地往对峰而去！

下峰不过五、七丈，萧俊已入了云海之中，顿被千缕万缕的云丝包没，幸好那幽幽哀怨的箫声不断传来，萧俊才能循着那箫声，不致迷途。

不到两盏茶工夫，萧俊已到了对峰，那知箫声却戛然而止，唉！不是戛然而止，而是箫声渐渐细于游丝，像是飞散于无际的长空，声虽落，却像四处群峰皆有箫声在呜咽。

萧俊心中不由一叹，暗道：“这人的哀怨，显然较我更甚，更可见他是个多情种子。”

恁地想时，萧俊更下定决心，要成全南雍与雷轻云。

再往上腾高七、八丈，忽听头顶风声飒然！

萧俊忙一缩身，看时，头顶云太浓厚，一丈以外，即看不清景色。

忽听一个女子口音，欢声道：“我一听箫声，即知是你在此，你怎么也来此地啊？”

萧俊一怔：“这不是那红衣女子的口音吗？她被箫声引来不奇，奇在她也认识南雍？”

既有浓云掩蔽身形，萧俊更不怕被人发觉，即贴壁而升，随听有人长叹一声，却不答言。

萧俊已向上飞升了两丈，上面云层已甚稀薄，两个人影已可看出，果然是那红衣女子，但那男的却不像是南雍！

只见两人立身之处，是在峰腰的一个洼处，像是天然的平台一般。

萧俊见头侧有株虬松，即攀上隐住身形，峰高、风劲，便是他带出了声音，亦不会被人听出。

忽见那女子声带凄哽，说道：“我万里寻来，好容易在此找到你，你竟这么狠心，不理睬我。”

只听那人一叹，并不看那红衣女子一眼，对月念道：“曾经沧海兮，难为水涛，除却巫山兮，不是云霓。”

他慢慢转过身来，面对红衣姑娘，说道：“秋娘，人各有志，情有所钟，秋娘你何必对我纠缠不休。”

他这一转过身来，萧俊已看得明白，果然这人不是南雍，而是二十多岁的书生。

那红衣女子本已是珠泪盈盈，他一言才罢，忽见那红衣女子泪如雨下，哭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只见她霍地一退步，寒光闪处，已将背上宝剑掣在手中，泪珠仍在滚滚下落，怒也声颤，伤心声也颤，手中剑一指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果然变了心，我的一生清白……”

只见她一咬牙，这一声“我的清白”才出口，霍向那书生斜肩一剑劈去！

但见剑身一滑，竟陡地划了个弧形，化作削腰挑腕！

这红衣女子出手就是不凡，饶是萧俊乃剑术名家，也不由一怔！

只见那书生忽然一声冷笑，沉脸竖箫，滑步圈点，立将她这一剑荡了开去！

看似淡写轻文，说道：“是你自己甘心情愿，我何尝对你有情，本是你自作多情，与我何干。”

表面看来，这书生冠玉其面，像个秀外慧中的美少年，不料刹那间，竟会面露邪恶，那红衣女子气得浑身颤抖，竟

不再攻！

萧俊已听出些端倪，心想：“莫非是这人对她始乱终弃，那老人忧形于色，双眉不展，莫非也是为了他？”

忽听一声呛啷，那红衣女子已掷剑于地，两手掩面，她哭啦，哭得好不伤心，只见她肩头不断抽动。

这书生面上更现厌恶之色，同时有焦急之容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哼，不料你这么无耻，我前来中原，你也赶来纠缠。”

忽然声音转厉，喝问道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一言未了，他已耸耳而听，霍地两臂一掠，振身三丈高下，向东边山下凝视了少顷，立即又飞身而下，他像张口又要喝叱。

但他马上又咽下了，声音突然柔和，说道：“秋娘，你知我近日的烦躁呢，并非是不理你，你先回船，待会我会去找你。”

说时，那面上焦急之色更是显明，且两眼不看那秋娘，而是向山下瞄，突然伸出手去，挽着秋娘的细腰，半拖半带向那崖上走去。

这书生突然变了态度，红衣女子像受宠若惊，放开了双手，脸上虽仍挂着两行泪珠，但两眼中已流露出默默的柔情，柔声说道：“你为何不早说，何事令你烦恼啊！”

那书生突地一纵身，带着那红衣女子，脚下一点崖壁，眨眼对隐于云深之处。

萧俊却是旁观者清，知这书生并非是回心转意，显然是即刻有人要来，怕被人看见。

果然，就在那书生拖着秋娘，两人身形方才隐去，忽听风声飒然，一条红线已自崖下飞奔而来。